

◇尘世写真

“活地图”

[重庆]李晓

人到中年,总得有一个故乡在心里托底,不然在城里走路,会觉得腿脚发软,在城里望云,会觉得眼神空洞。

故土老家于我,其实就是一个小小村子,在县域图上能找到标记。老家村子里有宋家菜地、王家老院、村头黄葛树,我在城里的乡愁,就是对这些地方的牵肠挂肚。

到城里后,我一趟趟回到老家村子,它的面目由模糊到清晰,又由清晰到模糊。有天,我突然想为老家村子画一张地图,不为导航,只为让思乡者的步履一一抵达。

有一个人帮我把这个梦想实现了。今年83岁的侯大叔,是这张地图的原创者。为了描摹出村子,侯大叔常常站在村子最高处。天幕上,一朵朵白云如悬挂的棉被,大叔手搭凉棚眯眼打量着周边的山岭沟壑,一张地图,便在他心中哗啦啦打开。

8年前的深秋,这张浸透侯大叔心血的地图终于出炉。这张地图用铅笔笨拙地绘出山脉轮廓、河流走向、村落间距、房屋形态,带着大叔双手老茧反复摩挲后留下的凹痕。地图上的每一根线条,都像大叔的掌心纹路,粗糙、温厚,一张地图,藏着大叔无数个伏在灯下琢磨、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深思的日夜。草

图出来后,大叔又用彩铅一层层涂色加浓,比如赭石是坡地,靛青是溪沟,鹅黄是打谷场边的那片银杏。颜色垒叠厚实,像把大叔胸腔里的村容村貌都绵绵实实揉进了地图的每一条纸纹里。

地图上的村子,像一个骆驼形状,在两座高耸的山峰下,是蔓延成一片“骆驼”身子般起伏蜿蜒的丘陵和田园阡陌。我常凝视着大叔送的这张地图,能感觉到村子的毛细血管,已融入我的血脉。

侯大叔家的房子,在“驼峰”高昂的山梁上。这些年来,他一直拒绝进城跟儿子居住,他在村里耕种了2亩多田地,还常给我担来新鲜的土豆、藕、山药、大豆和稻米。

侯大叔对村子熟透了,源于他在村子里做义务调解员40多年。他虽只有小学文化,但已读了好几十本法律书籍。40多年来,大叔调解了村子里的各类民事纠纷上千件,其中有一些“经典案例”还记在他几个发黄的笔记本上。“这个,我告诉你,必须作为家史传下去。”有一次,我同大叔喝酒,他晃着笔记本对我说。我点点头:“村史里也要记一笔。”我对大叔信誓旦旦说过,要写一部我们村的村史。

侯大叔总是挎着一个黄书包,里面装着法律书籍、纸和笔,

他风尘仆仆地奔走在山梁上,比镇长还忙。他去村子里调解,有时还要以村子的名义起草调解协议之类的文书。每调解成功一次,大叔就如同存上了一笔钱,那个欣慰和满足,让他望人的眼神愈发有光。“给我电话,我就来。”这是大叔的口头禅。我们这个村子的村规民约,修改了好多次,大叔也是主要的参与者之一。

而今,村子寂寞了,侯大叔手机响起的次数也不如以前那么频繁。有一次我回乡,见他不时掏出手机看看,生怕漏过一个调解来电。我转身走出去,拨响了大叔的电话,只听一个声音马上传来:“我是……”等发现是我在和他开玩笑时,他有些生气,坐在那里一阵沉默。我突然发现,这个花白头发的佝偻老头儿,是我们这个村庄的“守护神”,他像老井一样顽强地镶嵌在故土之上,根植在我心深处,成为根须漫漫的故乡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xing@163.com

◇生活空间

男高音

[重庆]廖黑叔叔

初夏晨光,不燥不烈。浩渺湖面被清风细细熨平,粼粼波光顺着水岸绵延,与天光云影相融。

我喜欢这个小城里的湖泊,温润、亲民。两年前来开州,面对汉丰湖的黄昏,还写下了“我看见一滴泪,波光粼粼/不是最重也不是最轻/刚好载得动/一千年的沉,一千年的浮”这样的诗句。

“去湖对面走走,说不定能捡几句好诗。”开州作协的朋友热情邀我。发船还需等十几分钟,正好漫步南城故津码头。这里是临水观景的佳处,游人不少。我候着渡船,在此眺望彼岸,满心都是寻访旧土风物的恬淡心境。突然,一阵粗粝的嗓音划破静谧。那是男高音,嗓音沙哑干涩,如同砂纸反复摩挲糙木板,没有半分婉转悠扬,剩下的只是突兀。伴奏的二胡声更是磕绊,指法生涩,音调飘忽,如初学者的锯木声,吱吱呀呀,散在风里。

这般雅致的湖山胜境,怎会被杂乱聒噪的声响惊扰?我下意识蹙眉,只想快步避开这刺耳的噪音。没想到,绕过一丛青翠浓密的菖蒲,画面豁然明朗——并无围观人群,临湖广场边,一位年逾八旬的老者,正在引吭高歌。他左手稳稳按

住二胡琴弦,右手缓缓运弓,每一个动作都规整认真,不疾不徐,带着近乎执拗的郑重。

歌声依旧沙哑,弦音依旧断续。我压下心头的烦躁,目光轻转,才留意到旁边还有辆黑色轮椅。轮椅上坐着一位与他年岁相仿的老太太,满头银发整整齐齐,面容温和清润,显然腿脚不便,膝间平铺一条素色薄毯。她微微仰头,目光牢牢锁在他的身上,眼神虔诚,仿佛在欣赏一件艺术品。他每一次用力而破音,她便轻轻附和;二胡弦音跌宕起伏,她眼底也满是欢喜。一曲终了,她缓缓回神,眉眼舒展,脸上绽放出笑容。她抬起双手,轻轻鼓掌。仿佛这是二人的舞台。

他察觉到一旁的我,略显局促地一笑,俯身为她掖好滑落的薄毯,顺便在耳边细语。她点点头,痴痴望着他。

他笨拙认真的吟唱,她虔诚温柔的聆听,忽然让我心生愧意:声音最动人的内核,岂不是藏在旋律里的真心与深情?

登船的催促声中,我转身走向码头。身后的歌声依旧沙哑,弦音依旧断续。我告诉同行的当地朋友,在汉丰湖初夏的晨光里,我邂逅到一段最朴素的深情,聆听到世间最动人的男高音。

